

■图片故事

老四合院的记忆

□赵倩楠 文/图

在喧闹的西直门城外一角，有一处三进三出的四合院。这里便是我的家。

我曾经在这里先后住了十九年。搬到楼房以后，这里便成了停车场。这个四合院很可惜，说拆就给拆了。

三进院落是由前院、中院、后院组成，后院与中院之间通过正房东耳房尽端的通道来沟通。主人可以经过这种通道进入后院。这种三进院布局，被人们称为“典型”的或“标准”的四合院，三重院落的四合院属中型住宅，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。

北京的房子，是由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所决定，以坐北朝南的北房为最好，其次为坐西朝东的西房，东房和南房的朝向较差，不是理想的居住方位。北京人“有钱不住东南房，冬不暖来夏不凉”的民谚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所以只要条件允许，人们建宅时，一般都要将主房定在坐北朝南的位置，然后再按次序安排厢房和倒座房。

一进院子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棵充当了照壁的桃树。这棵树落户我们家已经几十年了，它

由当初的小树苗长成了碗口粗的大树，恣意生长的树枝向北触到了屋檐边，向西侵入了邻居的院子，几乎霸占了院子三分之一的面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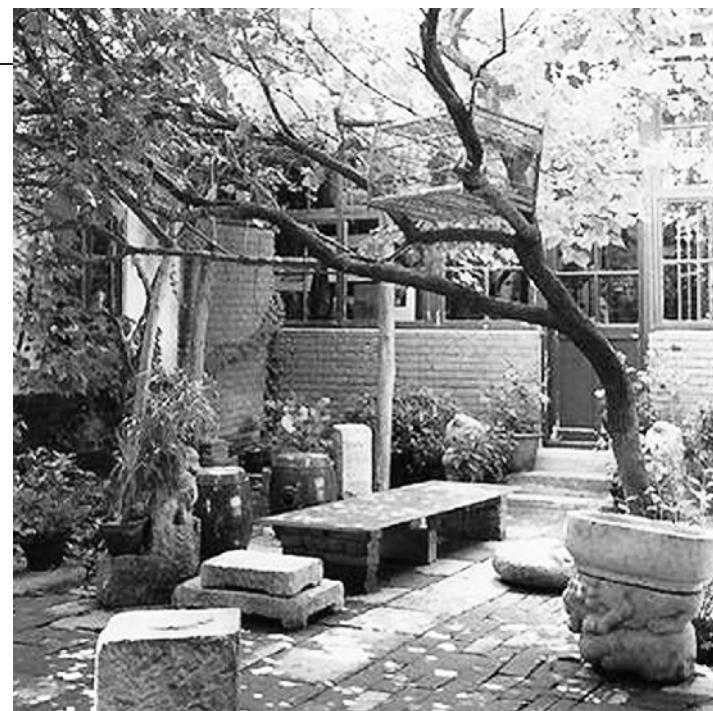
到了初秋，天气还不冷，但它的叶子却已落了大半，像一个秃顶的老人。

可别以为它整日懒懒地晒太阳，它还承担了另一项任务。在它的树枝上，高高低低挂着几个或细长或短胖的丝瓜。原来种在东边墙根下的丝瓜，一路攀爬，舒舒服服地将自己攀在了这棵树上。

说来可笑，母亲种了三棵丝瓜，长出来的模样却各不一样。一棵结的瓜像蛇一样又细又长，一棵结的瓜粗短似秋黄瓜，一棵结的瓜居然像瓜瓠！每到摘瓜的时候我们都会嘲笑一番，不知道丝瓜们自己听了以后会作何感想。

勤劳的父亲充分利用了院儿里的每一寸土地，种菜、种篱草，于是每到秋天，宽敞的院子里便会显得挨挨挤挤，热闹非凡。

在院子的东边，是一棵石榴



树。那是母亲在我十岁时栽下的。不知是营养不良还是靠近高墙通风不好的缘故，总之它自来我们家就一直是细胳膊细腿的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然而我上高中那年它却赌气似的结了三十几个石榴，细细的枝条儿被压得深深地下垂，让人看了不胜怜惜。第二年夏天她依旧热烈地开了满树的榴花，临了却一个果子也没坐住，让人空欢喜一场。她还在秋日的阳光下悠然自得呢，对于一个石榴也没长成，她看上去没

有丝毫的愧疚。

院子里面有棵大柿子树，秋天只要听到院子里啪嗒一声，一准儿有柿子掉下来了，我冲出北屋直奔树下淘宝。很多年以后，当我重新返回那个荒芜破旧的院子时，柿子树依旧枝繁叶茂，生机盎然。

置身于这个宁静的小院，欣赏着这满院的树呀、菜呀、瓜呀，你会为它们蓬勃的生命而欣喜，为它们自由的生长而感叹，为它们和谐的相处而陶醉。

■青春岁月



掉在了地上。完了，她肯定要去告诉家长了，那时候妈妈要打我们了，可能会当着她的面，就用我们偷桃子的木棍，灰溜溜地滑了下来。

那年，我们八岁，一个炎热的夏天，知了叫个不停，好像没了命似的，热。我和妹妹早就“踩好点”了，村西头的梯田里有棵桃树，红透了。但是桃树的主人是个凶巴巴的老太婆，每天都要去桃树下“巡视”好几遍，很难动手。这不，我和妹妹决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行动。

烈日当头，我们还没到树下就湿透了，但是看着河对岸的桃子，不由地加快了步伐。我们试图爬上树，但是那个位置实在太危险，上去很容易压断树枝。于是我找来两根长长的木棍儿，和妹妹在树下“抽”桃子。因为年纪小，气力有限，我们用了很大的劲也没有什么效果。我鼓励妹妹，再敲几下就掉了，要用力。

没有一丝风，汗水直接从额头流进脖子，但是看着就要落下的桃子，所有的热都忘记了。终于，我们每人敲下来一个桃子，我告诉妹妹继续敲，先不要捡，节约时间。我们没命地敲那些烈日下的树枝，声音把远处的知了都吓住了，整个世界都是敲打树枝的声音。敲打间隔时，我能清楚地听到妹妹的声音传了很远，我有点担心。

果不其然，我们正在敲打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出现了。“你们干什么！”她拄着拐杖，气喘吁吁地喊着。完了，我们连头都没敢回，手里刚拾起的桃子自然地

拾炮

□张建树 文/图

小时候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过年，过年最开心的就是满家满户地跑着拾炮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想起来仍然倍感亲切，暖意融融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每年的腊月二十三那天，乡下的所有学校开始放年假，我们这些孩子们巴不得新年快快来到。大年三十吃早饭，就缠着各家的大人，领着我们赶庙会。

等跑到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很晚很晚。大家累得筋疲力尽，上下眼皮开始打架，我们抱着棉袄裂着怀，推着闹着去睡草窝。小伙伴们争着向里挤，来得晚的就睡在最外边，你挨着我，我挤着你，你的腿伸到我身上，我的脚放到你怀里。身上盖着厚厚一层麦秸，每人只露出一个人头，倒头就睡。草窝里

热烘烘的，一点也不冷。

到了下半夜大家睡得正香甜的时候，突然从庄里传出一阵“啪啪啪”的鞭炮声，我们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，一把撩开麦秸，折起身子就跑。

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王，学着经常在电影里看到的连长带着士兵冲山头的样子，神气地掂着手电筒，朝着草窝里还没完全睡醒的孩子用强光猛地照射一通，然后拔腿边跑边高声喊着：冲啊。大家一呼百应，向中了魔似的跟着向外跑。

我们一家一家的跑，为了多拾一些炮，就讨好放炮的主人，看着他们正在烧锅，还没有下饺子，就主动帮他们烧锅，取得替主人放炮的授权，趁主人下饺子不注意，我们都会顺手揪下来几个炮仗，赶快藏到棉袄的口袋里。不等放完，把燃着的鞭炮扔到地下，用脚踩的踩，用土埋的埋，还能多拾到一些炮，然后屁颠颠地拔腿跑向另一家，伺机寻找拾炮的良机。

我们只要听到炮响，根据方位立即跑过去，人人就像小兔似的竖起耳朵，仔细辨别方向，不停地跑，到天明的时候，收获多多。

对于小孩子来说，放炮是那个时期过年的鲜明标志。拾炮，则是其中的一段精彩插曲。它们相辅相成密不可分，使我们的童年更加五彩缤纷、回味无穷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

■家庭相册

儿时的小年

□盛丽秀 文/图

进入腊月，仿佛就闻到年味儿了。记得小时候，小孩子特别盼年节，因为过年才可以享受到美食，才可以穿花袄、走亲戚、放鞭炮等。

腊月里，过了小年，大年就在望了。小年其实是大年的前奏，而春节这场大戏就是从小年拉开序幕的。

儿时，我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，过年之前要洗耳恭听他们的古训。他们告诫我们姐弟几个，从小年开始就要严格遵守礼仪，要学会说吉祥话，不淘气、多干活。

小年也是民间“扫尘”、“祭灶”的日子，所谓“扫尘”就是在家里集中大清扫准备迎接春节，有时大人忙不过来，我们小孩子也会搭把手，如擦桌子、扫地，用花纸糊墙，并贴上年画等，孩子们乐此不疲。

而“祭灶”则是比较正规的仪式，这个由妈妈来做。“民以食为天”，据说“灶王爷”是“灶神”，在民间被视若神明供奉。记得小年那天一大早晨，妈妈会在灶房的灶台上方贴上“灶王爷”挂图，那是一个有着长胡子的老爷爷形象，他微笑着，和蔼可亲，妈妈在挂图下面摆上糖瓜儿、酒菜、水果、米饭、馒头等供品，并烧上一炷香。

记得在“灶王爷”画图的两侧有一副对联，分别是“上天言好事”、“下界保平安”，横批是“一家之主”。

那时，家里的男人们，都要向“灶王爷”磕头，我们看着“灶王爷”的挂图，内心充满着敬畏。在我们的心里，“灶王爷”就好像衣食父母，谁能得罪得起呢。每家都是好酒好菜地伺候，只为让他能快快乐乐地上天言好事。

记得那天我们也要包饺子，放鞭炮，是送“灶王爷”启程回天，我们也盼望他再回来的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吉祥。

如今，小年关于“祭灶送神”的习俗在一些乡村还有，可是城里人已经开始淡忘。在时尚明亮的厨房里，已经没有了挂灶王爷图像的位置，现在的小孩子更不知“灶王爷”是何许人也，何方仙圣。

其实无论大年、小年，过节是一种仪式，也会沉淀一些记忆，更是孩子们的盛典乐宴。

人生中年年岁岁有很多节日，但哪个节日也没有童年时代的节日更有趣难忘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